

許廣平編

魚色壽同

上海三用書局印造



壽身  
同色

造印堂書用三海上

魯迅書簡

乙種

版權所有 翻印

編印者 許廣平

發行者 三閒書屋

總代售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福州路第四三六號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版

目次

一九二三年

覆 李庸倩……………九月廿四夜

寄 許季市……………十二月十夜

一九二六年

寄 陶璇卿……………五月十一日

一九二七年

答 臺靜農……………九月廿五日

一九二九年

覆 韋素園……………三月廿二夜

覆 陳君涵……………六月廿一日

覆 李霽野……………七月八夜

答 王余杞……………十一月廿六日

一九三〇年

覆 李秉中……………二月十八日

覆 王喬南……………十月十三日

一九三一年

寄 韋素園……………二月二日

一九三二年

答 內山完造.....

覆 許欽文.....三月廿八日

一九三三年

寄 黎烈文.....五月四夜

答 徐懋庸.....六月廿一日

覆 胡今虛.....八月一夜

覆 徐懋庸.....九月廿日

答 曹亞丹.....十一月廿五日

答 Y.....十二月十九日

一九三四年

覆 鄭西諦.....一月十一夜

答 臺靜農.....三月廿七日

答 張小青.....四月五日

覆 姚克.....四月九日

答 李霧城.....四月十九日

覆 楊霽雲.....五月十五日

覆 王思遠.....五月廿四日

覆 鄭西諦.....六月二夜

答 樓燁春.....六月廿四夜

答 唐駁.....七月廿七日

一九三五年

寄 Y Z	十月廿一日
覆 沈振黃	十月廿四日
覆 竇隱夫	十一月一夜
覆 吳 勃	十一月九夜
給 母 親	十一月十八日
寄 陳鐵耕	十二月四日
覆 楊霽雲	十二月十八日
覆 金肇野	十二月十八夜
答 李 樺	十二月十八夜
覆 唐 訶	一月十八日
覆 黃河清	三月十六夜
答 徐懋庸	三月廿二日
答 顏黎民	四月二夜
覆 曹聚仁	四月十日
覆 顏黎民	四月十五夜
覆 劉軍 情吟	四月廿三日
覆 羅清楨	五月三日
答 賴少麒	六月廿九日
覆 唐英偉	六月廿九日
覆 劉 軍	八月廿四日

覆 × × ..... 九月十二日  
 答 蔡斐君 ..... 九月廿日  
 答 周劍英 ..... 十二月十四日

一九三六年

覆 鄭汝珍 ..... 二月十日  
 覆 夏傳經 ..... 二月十九夜  
 覆 曹聚仁 ..... 二月廿一日  
 覆 徐懋庸 ..... 二月廿一日  
 覆 許粵華 ..... 三月廿一日  
 答 曹 白 ..... 三月廿六夜  
 寄 吳朗西 ..... 五月四夜  
 答 曹 白 ..... 五月八日  
 答 時 玳 ..... 五月廿五日  
 給 母 親 ..... 七月六日  
 寄 王冶秋 ..... 七月十一日  
 覆 沈明甫 ..... 八月十三日  
 覆 楊霽雲 ..... 八月廿八日  
 覆 湯詠蘭 ..... 十月六日  
 答 曹 白 ..... 十月十五夜  
 答 臺伯簡 ..... 十月十五夜  
 給 內山完造 ..... 十月十八日



庸清兄：

回家心看見來信。徐幼漁先生的信，已經寫出了，我現在也難料結果如何，但好在這並非生死問題的事，何妨造，便，暫且聽其自然。

關於我這一方面的推測，並不算對。我誠然總身幫過幾回忙，但若是是一個有力者，這些便都是些微的小事，或者同直不算是小事，現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幫忙者，其原因即在幾之多方，所以這是無效的回教多。即使有效，也算什麼，都可以毫不放在心裏。

我恐怕是見不好見家出名的。但也不是盡然，我所怕見的是談不來的生客，熟識的不在內，因為我下不必裝出陪客

的態度。我這裏的文章不多，我喜歡寂寞，又慚惡寂寞，所以有青年曾來訪問我，很使我喜歡。但我說一句真話罷，這大約未嘗覺得的，就是這人如果以為是，我便發生一種悲哀，怕他要毀我一類的命運；倘若一見之心，覺得我非其族類，不復再來，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更有希望，十分放心了。

其實我何嘗坦白？我已怪他的細嚼美連而不敏了。我很慚惡我自己，因為有若干人，或討厭我有錢，有名，有勢，或討厭我墮落，死亡，而我偏氣做有名有勢，又不減不止，對於各方面，都無以報答盛意，年紀已過如此，恐將遂以此終。我也常想到自殺，也常想殺人，然而都不實行，我大約不是一個勇士。現在仍然如此對於厭我得意便拉幾斤錢給他看，對於厭我滅亡的遊用些，以免他再費機謀。我不大願意使人

失望，所以對於愛人和世人，都願意有以歸之，亦即可以慰之，然而仍然各處都弄不好。

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，我極憎惡他，想除去他，而不能。我雖然竭力遮蔽着，總還恐怕付與給別人，我之所以對於和我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感到悲哀者以此。

然而這些話並非要拒絕你來訪問我，不過忽然想到這裏，寫到這裏，隨便說說而已。你如果覺得並不以此，或者確如此而甘心付與，或不怕付與，或自信不至於被付與，那可以不必復來，而且敲門也不必如此小心。

抄

某日夜

季市兄：

前見校刊，知兄已通辭呈，又患失眠，此信本該不作，然實無奈，故寫此以待，因同待至兄言允當以明日到京也。

此次教部裁員，他司不知，若在社會司，則辦事為之凡日，其來辦事者皆去矣，留者之徒，第僅于若新訂或偶免其面，而平時則杳然，如此，則天下事可知也。復次之胡鬧，若在附房機關，第因此怒為子佩憂，現在年教勞績皆不論，更有何可

說。前因女師校有假註冊者，去而位尚虛，殊歎切為子佩  
傳之，但不知先在辭中，尚不為不，估下，並且無他靈礙，  
以此為託也。

坊上講稿一卷，剛已完，此係僅清代七編矣。然上卷已計排  
印，下卷則起州始完，擬以明年二月間出。此初稿頗有誤，  
本下卷復呈，但先已呈，故不中心身。已印者日內可裝成，  
其時呈上。

牙樹人上

十二月十日夜

琮卿兄：

给我画的象，这几天侥幸拿到，去取来了。我觉得画得满很好，我很感谢。

那洋铁筒已经裂作三段，因为外面有布，所以德耳这相连，但都挤得很高。现在在利下压了几天，平直了，不过画面上仍有磨擦的地方，微，黄白，如果用照相机，或者看不出来。

画面上有胶，嵌在玻璃框上，不知道泛潮时要粘住否？应该如何处理才好，任中请

示知。

曹迅  
五月廿六

静农先生：

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。信很别致，丰农先生，我感谢他的好意，为我，为中国。但我很抱歉，我不愿意以此。

诺贝尔奖金，毋敢越自然不取，我也不配，要拿这钱，还欠努力。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，他们得不取。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，我那里做译出来，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。

或者我所便宜的，是我中国人，靠着这「中国」两个字，那麽，与陈仲章在美国做「孔门理财学」而得博士学位，这真了，自己也觉得好笑。

我觉得中国实在没有可译诺贝尔奖金的人，瑞典最好是不受理我们，谁也不给。倘因为黄色脸皮人，格外优待从宽，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，以为真可与别国大

你家比肩了，結果怕很壞。

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里暗，有些疲憊，有些疑慮，山後  
似有創作，尚在不知之數。倘這事成功而從不再試筆，  
對不起人；倘再寫，也許變了翰林文字，一氣了數。  
這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露。

未名社出版，在這里有信，但信委似手不多。讀書的  
人，多事是看時勢的，去年郭沫若書行，今年上下年  
我的書行，現在是大賣戴季陶備案了。前今不的也  
行了一時。  
這里的是，要作者教到而問才好，就如江湖上賣膏丹  
者，必須將老兒骨泥掛在旁邊似的。

還有一些壞了，得等季行信中，不數矣。

（全） 上

九月二十日



素園兄：

二月十五日給我的信，早收到了。這封信先前有一封信未寄。因為信件多了，一時會從措字，一懶，便全部懶下去了。連幾個新朋友們的信，也懶在內。這是很对不起的，但一事也因為各種事情由於太多，一時會忘記起。

關於Y. O. K. i. 的信，我想收來信稿來公在「奔流」十期上。那紀念冊不知道欠了沒有，我想看，不妨，譯是不下的。即如你所譯的雷氏論說兩斯泰那篇，是譯起來很費力的硬性文字——這篇我也曾以日文重譯，給「奔流」月刊，但至今未印去——我想你要首先使身體好起來，倘若疲瘁，要寫字了，至了也不好譯；「英花集」上兩載那樣的短文。

我所譯的T. i. M. 篇幅並不多，日譯是單行本，但我想且不去牠。L. 這有一篇論W. Hausenstein的，覺得很好，也許收來譯牠去未，寄去一本。

上海的市民是在看「同天同地」(現在已到「萬里長城」)和「封神榜」這些舊戲，新戲有「黃慧如產後血崩」(你看怕不怕?)，有些文學家是在備革命文學。對於魯迅的「野草」，去年似乎有許多人要譯他的著作，現在又不聽見了，大約又冷下去了。

你說「奔流」這外國文學不錯，我也知道這意思，所以每期總要放一兩篇。(譯文)但讀者却最討厭這些東西，要看小說，看下去很暢快的小說，不費心思的。所以這里有些書店，已不收翻譯的稿子，創作倒很多。不過不知道地，我總看不下去，覺得這些工夫，看外國作品，所花的要多得多。

我近來總是忙看看來稿，翻譯，校對，見客，一天都被零碎事忙去了。從濟南送來定的，自從走出北京以來，沒有怠慢過。至于「新生活」的事，我自己是川島到廈門以後，才聽見的。他欠我一個人住在高樓上，很駭異，聽他的口氣，似乎是非德都在傳說，說我携了妻所許同住在廈門了。那時我很憤怒。但也隨他們去罷。其實呢，異性，我是愛的，但我一向不敢，因

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，深恐辱沒了對手。然而一到愛起來，氣起來，是什麼都不管的。你未到房去，怕這些事對密斯許說了，便請她住在一兩層子裏——但自然也還有別的人。蘇年未曉，我也勸她同來，就住在上海，幫我做些校對之類的事——你看怎樣，先不大放流言的人們，也都在上海，却反而啞口不言了，這班廢話，真是沒有骨力。

但是，說到這里為止，龍岡之憂尚多，恐怕大家都還是難于，十分肯定的，不這我且說到這里為止罷，究竟為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不這我的「新生活」，却實在並非忙於和愛人接吻，做不團，而苦于終日伏案寫字，晚上是打牌聲，往來睡不香，所以又很想變換變換了，不過也言盡了，大約總還是住在上海。

既在正在翻譯 Lunacharsky 的

（上）

一平藝術論，約二百頁，下月底  
可上之。

三十一廿二夜

君法先生：

蒙賜律稿，甚感。我現在看了一点，以為是好的，雖然並未和別的任行譯本对照。不過覺得直譯之處還太多，因為和原對話，究以流利為是。

但公載與否，却還難說。近來的刊物，也不得不顧及讀者，所以長詩和劇本，不似時，公載。未稿律稿，我暫放幾天，倘有時機，擬公出來——也許分成兩期——否的再考慮。倘公載時，題目似不為「譯作」，「粗人」，其實俄國之所謂「粗人」，即中國之稱人為「牛」也。

櫻桃園太長，更不宜于期刊，以能出單行本。

耿浩之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懂俄文，但我看他的譯文，有時也頗亂心他所擬的是吳澤東。即使所據的是原文，也未必就好，我當初張蘇的心按使。和德譯本對比，未免不少錯誤，且有刪節。

上海出期刊的，有一種是一個團體包辦，那自然就不以外稿。有一種是幾個人弄起的，並無界限。奔流印房算是一種。不過創刊時沒有稿子，必須靠的幾個作者來做基礎，這幾個便自然而成，變做有些優劣權的人。這是奔流也在所不免。至于必須名人台詞之弊，却是沒有的。

夏迅

六月廿七

喬野先生：

六月二十七日信，早收到。日寒是初那一封信同日到的。外函亦出，他收書兩年信片二十張留下，空者未見的。蒼苑朝華印得不佳，從政何人看來，恐怕了矣。我想，這書另想法子，怕來再看。

未名社書早到了，聽說零者很多，似乎上版頗缺。也有拿錢來出版的，但要七折，所以沒有給他。他說，北京臺七折，大約不是真話罷。但倘若緣個分錢不送，則七折也不了也。

山地書店，從生從感，大概是校棧的兵多。去年用，魚尾階級，做格牌，今年也許要用，也作

家做招牌了，而本廣告，同正像香烟廣告一樣。  
現在需要肯切實出書，不欺讀者，書店，我想，  
未名社亦可以好，比幹一下——信用也好——但連  
印書的款也難，却令人束手。

所以這裏的有些書店老板，並非作者，敷衍方法  
在同流混，不遇見其會不相信。許多較為老實  
的小書店，聽說出版也難。今記是批發文具的，  
現在朝華社託他批發書，聽說他就分發去各  
文具店代售，收款倒可靠。因為各書局文具店  
老版，和書店老版性質不同，這沒有那麼壞。  
大約同書店，卻要也以上說一樣，有流氓性者也。

河以未名社为不搬上下，外北京信以为一同发行  
河，亦上海托合记批卷，似亦一法。但我未向他们的同  
过，不知怎样。即书上下以两度印，或北京印一千  
部，将终版拿上河印此地河批卷者，亦好。北京有花北京  
因此比印的河牌氣上六，難交情，且夏天太热，唯  
于印书，或反不如北京为好也。

制名不译，似可惜，仍似错至一千以上，似以不译  
为立，但内容应较生动才好。译之好，为稿子做，  
那却也为难。但我再想，肯。

他由我在德译印，野为  
攻等态度（对于文学界），

不知在事法友，以为要否否？  
因为文坛大流一堵，但真造教  
人，似亦有所必要。

（九）上 七月八夜



令杞先生：

王异大稿均已到。李流稿甚因为去冬由我手  
者，所以重復了。希于候中异所疑一异交与  
景山東街未名社去，愿野以感。

李流因北新办事处缓慢，所以为二本呈送  
去或行特解本，尚云下知。仍仍续印，恕不  
为揭戴也。

迅 欣上

十一月二十七

秉中之：

九日惠书已收到。生于此地，其如夏

荆棘中，因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，尤可愤歎。

晴亦有喜，去此危邦，而春念舊鄉，仍不

绝裾往去，野人攘土，小州燕山，亦可哀也。

日下为存心之地，以木明慧，诚足怡心，然知

之已稔，遂不甚向往，去年颇欲赴德国，六

堡藏于心。今则金像大增，且将三倍，我又

眷屬在滬，得一嬰兒，相依為命，離別而  
傷，故且深自韜晦，冀延餘~~日~~<sup>年</sup>，倘奉朝衣  
武，仍不相容，會當相告以匡海，或相率而  
授命耳。盛意甚感，但今尚無恙，姑釋  
違會，并善自珍攝為幸。此布，即  
叩

曼福叩書。

迅 啟上 二月十日

念夫人均以此候。

高菊先生：

頃奉到五日來信，謹悉禮。就的作而中，  
有以所以作劇中之類的高貴性質，但既以不同，  
就所繪畫之圖如下：——

我的意見，以為所以正作，實以編劇中之電影  
的要素，因為一上讀其，物以類，情禮，亦此之作，此  
一節，實以情禮或哀憐為目的，其中情景，恐中國  
此刻的明是，是手法表現的。

况且试以那位影剧导演者而言，此时编製剧本，  
经偏重女脚，他的作品，也是以值这些图案之  
一候，这足使她，死去「家」。

匆复，再谈

福。

（力） 海上

十月十日

再：我也知道先生偏重，未必上道，但此或剧本，便有上  
道的了，故是美为上也。

## 書園見：

昨看見由余弟轉給景宗的信，知道這回的謠言，至于廣播北方，致使兄為之憂慮，不勝感荷。上月十七日，上海確似曾拘捕數十人，但我並不知情，此地的老板，也至今未聞不載。後看見小報，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內，這時已在數日之心了。然而通信社却已通電全國，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。

其實我自到上海以來，言話不被攻擊，每年也總有幾回謠言，不過這一回造謠較大，這是有一些人，希望我以此的幻想。此人大抵便是所謂。文學家，如長虹一樣，以我為。伴聊以，以為收我除去，他們的文字便先歸於去。其實是並不然的。文學史上，我沒有見過用陰謀除去，文學上的敵手，便成為文豪的人。

但在中国，却确是谣言也足以谋害人的，所以外边未搬  
了一处地方。景宋也办好的，但忙于照看小孩。我好像  
未曾通知道，我们有了一个男孩，已一岁另两个月，他生以  
不满两月之内，就被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三四回，但他却不  
受影响，仍壮健。

我新近印了一年 Gnadkov 的 "Demurs" 的插画，计十幅，大  
约不久可由未名社翻印，先看。又已将 Faderjev 的 "毁灭"  
(Razgrom) 译完，款中付印。中国的做人雅然很，我的敌  
人(鬼、崇、的)也太多，但我若存在一日，终当为文藝盡力，  
试有新的文藝和在壓制者保護之下的狗屁文藝，誰先成  
为煙埃。景希兒也好，她保養，早日痊愈，去輪如行，物  
素總歸是我们的。

凡上

二月二日

景宋附筆同序

本殿、四月二日、御手紙ヲ拜見致シマシタ。日本：

行アテニバウクノ間生活ニルヲハ先カウ信テ夢見テ居タ

ノテモカ得レ今ガハヨクナイト思ヒマシテヤメタ方ガ善イト

キメシタ。第一、今ニ支那カウ離レルト竹モ解ラナクナツテ

通ニ喜クナクナリマシレ、弟ニハ、生活スルニ為メニ書クノテスル

ビ度、ジヤナリトト、標ナモノニナツテ、ドクニモ為メニナリマシ。

ツノ上佐藤先生モ増田様モ私ノ原稿、為メニ大ニ奇志ナケシ

カクシノテスルヲツシナク今ナモノガ東京ト云ハムト實ニヨク

ナイヤス。私カウ包ルト日本ニモ未、本當ノ言葉ヲ云フワキ



書デハナイノデー一寸氣ヲ附ケナイト皆様ニ飛シテ迷惑ヲ  
カケルカモ之ヲマセン、シカシ若シ生活ケ出来ル様ニ讀者が僕  
とタイモノヲ書クテ行クオフ、ソシテテ逆ニ正路ノ「ジャナ」に  
トチテ仕立テヒマス。

皆様ノ仰好意ハ大変感謝シマス。増田君、アドレシカク  
ナイカウ仰付言テ感ヒマス。殊ニ佐藤先生ニ。私ハ寧ニ何ト  
云ッテ感謝ノ意ヲ表ハステモ好意ヲ示シテホト感謝シテ居マ  
ス。私ハ三週間ノヘニモトノ住所ニ帰ルベシト、マワリハ感ルヤビ  
コトケレバ大ト不便モナイデス。又暑氣ハ急論同様：

初共ニモ及ロマカ先ブ我様ニテ見テ居ルコシヨ。若し  
萬一又大砲ノ玉ガ来<sup>飛ンデ</sup>タラウ又逃ゲ去ル道ニ。

由<sup>書</sup>ク店モ亦日行キマスカモ一湯徳ナドガア<sup>ア</sup>ラマシ。夫  
張カロレイテス。アヤタ<sup>ハ</sup>竹崎上海、イラレヤイマスカ。  
コケカウハ早ウ帰ル様ニ、ソゾンデ居ルマカ、用心ニ。

44、折々

勇退

一四

ゆらぎ、

奥様ニモヨリシク仰傳<sup>フ</sup>リ居<sup>ス</sup>。ソレモ嘉孝様トマカ様ニ

致文兄：

頃得二十力日來信，知已去來，甚慰。我們亦已于十九日仍回舊寓，但失去一點什物，約值六七十元，妻籍一氣失少。炸破之玻璃窗，亦已修好。一切如常，惟市面蕭條，四近房屋多殘破，亦不同市。故購置食物，極不便當耳。望所生活與大徐生活大同。殊難比較，但由我款之，無創拂之，琴往再議，以大徐生活為爽利，而大砲之來，難以逆料而決其言好，欠又不及望所生活之穩吉也。

此復叩頌

近佳

（上）

三月廿三日

烈公先生：

晚間尋字寸玉，夜裏又做一篇，原想楷成完驗，  
字的劍拔弩張，倘不洗心，殊難筆面，真是嗚呼  
嗚呼，大何是如。換一筆名，固掩人目，以此  
去補，今姑且言奉，可用与不一聽  
均定，希早勿忘氣也。

以上印法

著安

干

安

五月四夜

趙廣先生：

九。信收到。新修林第二期的文章很難說，日前在州一高少文，也是同于禁書的，心未固若胃病，孩子又傷風，放下了，到月底不知如何修做或，多奉上。同高南多稿未，但有較其之稿一篇在我這里，叫你改修可若，自由後不要不。其實，對於先生，是沒有什麼要意的，我整，就在自己所編的刊物上登出來，倒也有趣，明天高掛在堂上，仍不要送我就好了。

新向這裏的制度，是老病漢者，五十年前，有些刊物，一向就這樣。有些小說家寫，身邊沒了，而反對這種小說的批評家，却忘記了自己在改革身邊朋友。有人在社快。但過病得不容易。

不過，我看先生的文章（尤其是最近在人間世上的），大概也在你防禦戰。這了要提很多。我以為應該對於那些批評，完全採用，而自己看書，自己你論，不必和那些批評針鋒相對。否則，終日為此事煩勞，似使自己沒有進步。批評者的眼光是不小的，所以他不似在大處商量，如果言其批評者，

那就是自己的眼也给他们收小了。纵使改革者多，而一支付，那真似  
因此白活一世，于自己，于社会，都有益处。

但这也说自己有正当之意见，如汪兆铭先生，我看他的所以，若在好理由  
反感或在沈论上云。

引玉集的文章要采用，那当然是可以的。为清的文章，见面时与讨论，  
但他每天的特回，和精力一写却更给了高翰而去做，我看也事必有  
少工夫似高又家。我和同意的稿者，说他也不好（他似乎没有精神管理  
诸事），说汪先生代收，任中给我，这些时是不要紧的。

山布，即改刊

时侯。

送上

七廿七

因州同志早，未得及字，故用周高（汪：）稿上。

今虛先生：

你給我的七月三日的信，我是八月一日收到的，我現在就是通信也不大便了。

你說我最近二三年來，沈鬱而且隱藏，這是不確的，事實也許正相反。不過環境和先前不同，我連改名著書文章，也還受吧兒兒的告密，倒不是「不痛不癢，痛癢癢」的文章，我總和你也看不見的。「三同集」之後，這有一年「二心集」，不知道見還沒有，這也許比較好一點。

「三同集」裏所說的寫，是事實，別處我不知道，上

海確是的，這自然是一部分，然而連住在我寓裏的學生，也因此而對我，說因為住在我寓裏，他的朋友都看他不起來了。我要回遊，是決那太過的，我至今還相信並那太過。即使今年走與學今可同流，我也毫沒有憾悔我的所說的意思。

好的青年，自然有的，我就見他們過客，就見他們受苦，如果沒有這些人，我其下心的息，痛了。現在所做的雖只是些氣聊事，但人也只有人的中錢，一部分人以為非必要的，一部分人却以為必要的。而且兩手也只好做這些事，學術文章要考考者，不說也



活物往各處走動，考察，但現在我所處的環境，  
都不同。

我很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，只要能夠兩及，我  
自然想做好的。不過環境不同，彼此不能知道底細，  
所以信件中可說，我也祇有些地方不能承認。這  
須身臨其境，才可明白，用筆是一時說不清楚  
的。但也沒有說清的必要，就此收場罷。

此復，是次

進步

進上

廿一夜

懋庸先生：

来信收到。译文因为印刷错误未必好，所以同号的三四期，百字是试办，大家白做的。如果看错空裏有俊贻了，然后再和他们的订正稿畧之款，现在这说不上收稿。

如果这雜誌似言之了，那麽，如Giddell的D.論也怕這太長。因为现在的主题，是些每本不尽，或少不，未定的是否，全篇至多以家餘字为度。每一本，一共也必有五万字。

Giddell的作家评论，我看过的也不少，有的是译文，有的则只说他的生活状态（如Widdell），看起也<sup>来</sup>挺有趣。先生何妨先挑几的来试，呢？

先生主编新译林，我原是不赞成的，上海的文场，正如高场，也是件抢我刀的世界，倘不是有底没手段，冷言冷语以外，並

不會贏得什麼。但這事情已經過去了，可以不提。不過傷感是不必的，孩子生癩，也是暫時的事。由我起來，一做過編輯，實際是一定多起來的，而闲聊的人，也就飛至也而入，此心可以仍舊與我老朋友往還，而有些不可靠的社交，便對絕往來，以者所謂的口舌，也可以昂者情同自己看書。至于投稿，包下以做活隱藏一點，或講中國文字，或講外國文字，均可。這也才為零錢以外，再別別一回事，自己的真意，留待他日發表就是了。

才也希冀，不誤

秋安。

上

九月廿六

亞丹之：

十九日信收到。寄來的書，我收到區三包，但冊數不多，僅精裝高瓦達力年，演劇史，Pavlenko小說，Sheginigan日記，Serapimovich評傳各一本，及老皇十卷七八年。這是十月中旬的事，此後就沒有收到。

風暴正不知何時過去，現在是有加無已，那目的在封鎖一切刊物，給我們沒有投稿的地方。我尤為束手之好，申報上已經不假公竊，而別人的作品，也被亂為我的化名之作，反對者往往對我加以攻擊。去雜誌是戰：克：，我看“文字”即使不被偽案，也不會有生氣的。

對於木刻家所希望的，我整慢之收集一些舊書寄去，其中圖新作者的木刻（不過他們一定要簽名的），但不制每人一印，非得大家公布了。至於得到的木刻，我日在在翻印，現在要踴躍一下的，亦是經濟問題，但即使此以甚速，但少印幾張就是，總之是一定要印的。所以不請你就寄信到那邊去調查點，問明的好，那麼，來回約兩個月，明年二月經下的印了。關於Krautshenko的，記活之寄我的Graphika重印一點，或者可以搞譯。

小三無信來，中文文字尚未包，不知已出版否。我在師“被解放的Om Olinotz”，尚未成，但出版之後，當然不會被解放。

教書是很少力的，不過這是以四數術一時的好的。

它又們都好。我個人和素較，也都以常，請勿念。

以上，即此

區好。

不承蒙

十一月二十日。

Y先生：

十二夜的信早收到。譚女士至今沒有見，大約她不知道我的住址，而似領她找她的人，說又不在上海，或者終于不知遇見也難說。我在這裏，已集得木刻畫十幅，雖幼稚，却總也是一點成績，如果竟不相遇，我當直接寄到那裏去。

「不是沒有空」譯文，已在「又卷」上完成，是兩個人合譯的，譯者們的英文程度如何，我以為很難說。生活週刊「這信刊」，這就是自慙以免被教「文字」這更加嚴：疑，什麼也不敢，為人之拙去了首幹，怎麼站得住。「自由」更被壓迫，同常得也滿信，筆的作也，我看是不要的；編者也這偶未未稿，但如做不收，不活，犯上，又不可連，教人如何新筆，所以之不拔稿了。

臺原為人極好，且熟于北平文壇掌故，先生去和他談，是極好的。但是，最高的譯語，我恐將永遠找不到。據譯者說這漁，那是一封信，他促完給創造社——他久在法國，不知道這社是社——社的表，而從此就永無下文。這事已經太久，不可查攷，我以為索性不必撿了。

那一次同慶覽會，因修地不易，所以會場不大好，繪畫也祇有百餘幅，中國之數者有二三百人。歷來所具木刻，祇有不易治者，近年樹造印五十種，古較同會展覽為有益。同此以青年，又祇有往問者，其寒我看他們的辦法，與北代所之異，不思，將來豈陰時，古又是殺掉青年，用其所以說自己的手而已。惟我不似公同作友，加以阻止。

所以小說，枉以先規為快。我自己是言事忙，並不知採用，寧一言成漢，蓋，打雜之也，此種環境，倘在上海，以不易以，但又言刻要可去。幸密中均平善，天氣雖幽冷，已覺起火燭矣。

中國言樹造信件，以言者治蓋印，倘言先生信件，樹造時用英文名，不知備有印章否，俟中乞示也。

山上，印

特

L 山上

西谛先生：

接六日信，甚喜。北平受德托希以能早日出书，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，以望令爱安常从速运来，因为这里也有人等着。至于我之二十部，实止不修不德，皆我自藏及物不修各图图书馆（冷法西之意德，从自以物伸士之英）外，却早已出，且送不列，正在到到各样在付也。天行多了许多字，我甚愿他一部，以此止修约，或先生不撤由公物中送他，以此二部了取清，而此一部该给别人，又，静思已向约定一部，上气交还主与，刚停八部，刻都运上海，不知如何矣。

为二次印出为难，因为大约求心再集至一万人，一拖延，就散了。我个人的意见，以为做事万不要停在一件事上（也许这是年化老起来了的缘故），此事一去，先在大下以作为二事，就是收那书，书编印明代以说何书插画，每幅加解起，信爱译条的办法。更进，以此平为尚有若干外事之佳，大下以他做一国会，那印明板以说，为西游，刊好之整，使地物之佳，我整，想怕纸墨更书于金石，因为她数日多。上海的那间美之佳，在各议论里，我们之印爱语，这些东西，真是，前不包友，心不包来者，要定许多未向，搭了許多香花青之，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未明人们的——最中是，大上表而已。

不幾天，弄了一堆版紙，晚三時畫何之類給俄本初家，要譯成俄文，也要弄一節，他們之看中國，是一個透，而之後甚多，他們畫五六年前的中國人，也戴紅襟帽，且拖着一條辮子，這在牌樓之下，而遠處則一定有一座塔——豈不玄哉。

又列二卷一頁，上海也尚未見，所以又不得停刊，大約那辦法是在利用舊招牌，而換其內容，所以第一看是檢查，抽換。不過這辦法，讀者之被欺騙是不久的，刊物自然要慢之的下去。文學季刊未到，見過目錄，但也如此麻煩，却得信必才知道，因為我總以為北平送不至于偷上海的。我的意思，以為季刊比月刊較厚重，可以不必研究的文音中，又是評論，隨筆，書板抄本，而詩歌小說則從略，此即清朝考據家所走之路也。如此，則成績可以容易地考考一節。但上海詞學季刊才三期，却有不振之狀。

大公報及國聞週報客在稿，倒也並非不肯投。去年在上海投稿時，被刪之文，有時竟係漏略話，不如沈默之為愈，所以近來索性不投了，但有時或去一兩篇，那還以為補救。北平的考考犯罪，大批也去了上海，這是不作的好辦法。

山真印行

了了安

這年

十一月十一夜



静菴兄：

二十五日得惠書，昨始得在文說在初法學上之沿革及其推測  
一節，入夜漏覽，素然若蒙，然文字之學，早已一切送給章先生，  
以之私為，所以甚服此書之浩瀚，而意之精粹一辭，見  
兼士又情，乞代達謝意為記。

書之舊本，當于三月內寫成考上；我的字而可以初石，其  
如天津報之令先生照去一樣，大出其料之外。本初言合  
用者，越此橫而簡單者一幅，多直接交與同明，令製  
版也。我學均安，可釋念。此布，印頌

時安。

集 年

三月廿二

橫眉豈奪峨眉治不料仍達衆  
女心誼况而今翻異樣無如  
腦故如冰

三月十五夜同徑我亦以持

靜之一架

旅集

小書先生：

二月二十五日惠函，及稿二本，早經收到，且蒙贈書兩本，  
感禱之至。頃又得三月二十五日函，備至稱之。旅居上海，  
瑣事太多，以致大外至今始能續讀畢。諸以佳感  
誠摯，文字流暢，惟誠為未盡所言，在今日之較  
覺似于終唐，不過切外為外，外亦不足為病。閱  
風新律尤明白生動，人皆能解，有出版之價值，  
惜山地去版，日見彫零，我亦永受通歷，為地  
此下，言則為力，均已誌書，各掛號寄送，至希  
察收，有負雅意，其是也，少抱歉。

木刻为近世新興之藝術，此之由來，又易着手而  
便于流傳。良友公司所出木刻刀種，你者的系統，  
是很好的，但我以為學之恐有宜。因其刀法簡明，  
而黑白分明，非基礎極好者，不能到此境界，偶  
一不慎，即流于<sup>粗</sup>陋也。惟你為考校，刻刀甚多，不可不  
可。而同時之際，似以取法于工匠平穩者為佳耳。

才此布復，印後

文安

魯色上

甲子

姚克先生：

恩人節兩表信，均已收到。中國不但言正確之中國史，亦言世界史，每人信以同好，青年莫不其好，如今之大，知非知內，都讀不到。當我年青時，大家以胡髮上翹者為洋氣，下重者為國粹，而不知這正是蒙古式，原唐画像，皆皆上翹，今又有一班小英雄，以強水西洋服，令人以穿袍子馬褂為快，然這念此乃滿洲服也。此種謬妄，我于這譯中已盡虛心道及，然言效，蓋以此輩不讀者耳。

漢唐画像在推一進，因為不然，如數年以集之，上珠可憐。但上海真是是此峰起之鄉，混迹其間，如在烘爐上面，如躁而不可靜，極易易也，粉墨若干此，然這其去一個適宜之處，不還言論如何，此事終了了之。

清初學者，是縱論唐宋，搜討前明遺用的，文字獄心，乃才事行先信字，多論生日，變了，都猶生子的字者，革命心也，不可同庚一些了，而送日之字者，如才疏德不，不還這于飯碗，是極有益處的了。

此布即誌

文安

孫年

甲九

霧城先生：

昨天才等一函，今日即收到去，日來信，備極禱之。做一件事，無論大小，倘有恒心，是很好的。而看一切太難，固然使人言成，但着看得太容易，也似使事情有結果。

我已經看過MK社的展覽會，最近又見了言在木刻社的木刻集（那書上有我的序，這送給我看的函，和說在兩印者不同），覺得有一種共通的毛病，就是並非因為有了木刻，所以未開會，去書，倒是因為要開會，去書，所以得叫大家來刻木刻，所以草率，幼稚的作品，也難免都拿來充數。非有耐心，是克服不了這缺點的。

木刻這末大發展，所以我的意見，現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讀書界，的注意，看書，於是得到榮譽，採用，就是叫那條路開拓起來，路開拓了，那活動也就很大；如果一下子即把牠拉到底下去，只有幾個人來欣賞圍看，這實在是自殺政策。我的主張雜入藝術，風景，各

容易成为世界的，即为列国所注意。打去世界上去，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。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，大概不以为然。

况且，单是题材好，是没有用的，这是要技术；更好的是内容，更不怎么样了，即有一个可怕的外表，先将要通的读者嚇退。例如这四名木刻社的画集，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，有些人就不敢买了。

前回说过的印本，或者再由社想一想，而一回试一看，可说之作不多，也许不能作为「月刊」或「定期刊」，数目恐怕也会在三十幅以上。不过翟君自说要出书集，克白的住址我不知，能否收集，是一个问题，那末，一本也必有二十幅了。

此集印过

特任。

上

力日十九。

又深信谓先生有没幅已言他处发表，我恐他们未必用，即用，也一定缩小，这同也仍可收入的。

齊雲先生：

惠示收到，拜剪報，甚感。小說林中的舊文章，恐怕是很難找到的了。我因為向學科學，所以喜歡科學小說，但年書時自你聰明，不肯直譯，回想起來真後悔之已晚。那時又譯送一部，北極探險記，敘事用文言，對話用白話，這前觀雲先生何今才高務印書館，不料不收，偏執者遂將我大罵一通，後是譯法忽停。後來竟未寄去，終於沒有人要，宜稿子也不見了，這一部書，好像至今沒有人檢去出版過。

此等平式和此等平式，我看有些不同，此亦為利，此却為名。名和利當然不同，但此氏是為名的成分多一點。近來為名之印者所趨偏和佛徒，利藪始之初大妻，差遣老，是近于之不事武的。而此武氣味，却這要要要。



漢奸汪精衛，是早有人逼過我的，大約七八年前，愛羅先珂君從中國回到德國，說了些中國的思想，北平軍閥的核里，那時上海報上就有二三篇文章，說是他之宣傳，受之于我，而我則因為女人是日本人，所以給日本人出力云云。這些手段，十年以前，五年前，十年前，以前，都是這一套。以我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民族主義，又何嘗想到民族，只要一吹有骨頭，便吹別吹發了。其實，假使我真做了漢奸，他們的主子就要來握手，他們這取同口嗎？

集一節，圖勒十年，加以考證：一、作者的真姓名和變化史；二、其文章的原則和用意；三、其對於未來的讀者，也許不無益處。但此物也不多，因為自己或同情人，較之底細，而心容易了然，心人的未嘗不歷其境，即如滿鞋疼癢。譬如小孩子，未嘗被火所灼，你若告訴他大約是怎樣的感覺，他到底莫名其妙。我有时也和外國人談起，在中國不久的，大約不相信天地間會有這等事，他們以

为生在耽，天才夜谈。所以为偏印，竟也未物快定。

二刻，这类的文章，向来大约很多，有我曾见过的，也有没有见过的，那见过的部分，向来也随手散弃，不知何在。大约这种文章，在身受者，最初是余憾憾的，后来经验一多，就不大提意，也更气愤恚或苦痛。为甚，这就是非必思如锥日受鞭撻，送到活下去的原因。这些<sup>(二刻的)</sup>人，在改革的文字中，有虚誉夸饰，有影射若的化名之作，先生一言又大受一骂，但是，人们是往，这样的。

到文先生不做偏袒，为他自己设想，倒乾净，自由法是难以办好的。特生原上相谈，但后来接办，真也要帮助。为不于移止位很久了，有一个常用化名，要引佛位的，常有入乱心就是我，其答是制一人。

世复印以

特任

九上 五月丁亥

思遠兄：

九日信收到，關於抗爭的抗議，自然也有道理，但時候有些不同，那時是平時，所以較有秩序，現在却是戰時了，因此時或有些變動，甚至北平朋友為沈伯，叫少昂為小旭，上往者有之。但此公我可以改正。

那位「女董」，不知是否即吳孝慈，勿他好信也是太太先生的學生，和我可以說非同小可，不過我們沒有見過面。又章與趙月底寄去。但雁屏之作，句一言未及，因為索文之遲，才一在手，惟，亦我們不易見面，亦索為信，大概其款力也。

得來信，不知道又否與鄧君認識，這人是不能不曉的。北平要譯正在再版，以月回一書，也有我的條約在裏面，之下就這取法一部，我已寫信通知他了，一面也請你自已另作一信，與他接洽為要。這書在最初計畫時，我們是以為要拆本的，不料並不然，現在是至再版，真是出乎意外，但上海仍舊向者，却以兩人合寫。

前幾天，寄出《春志》三本，到本一車，由郭女士轉交，不知已收到否？《春志》也並不好，不過你者多，你友人，均寫了上。到本譯的很好，但印得真壞，這件我出過付印，而先被任手印的人剽了。今天又的書一包付郵，你直寄，內有舊你三本，免或已見過。又本初集一車，勿郵去，大約中國圖版之印工，很少勝于這一車者，然而從在印本印未的，也不了數。印了三五本，看來也是材料本生，這話，所以大約不見得印印書了。

上海的天氣真壞，不直于衛生，但以外也無可任之憂。山嶽峻嶺，是枉好的，而非高不立方位，所以雖然要流氣去命，也這不得在這里混一下了。

山嶽印記

晴屋

錄上

五月廿八

西諦先生：

五月二十六日信，今日午心收到。去年年底，先生不是说过，十竹齋箋衡文亦堂云已集出了麼？前日有中山書卷，吳從京來，他說他見過，是在的，但文求老路才堪不棄，他以為這可以評定價。又見文求今年書目，創事名不列在內，他蓋藏起來，替你留負了。我們的翻刻一出，可使山室發行。但我們的同胞，其也刻的慢，其終之然之想，固是令人佩服，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，奇怪古人之要作此，蓋非山刻之物多看書也。年內先印兩種，柱好。舊紙及毛邊，最好是不用，蓋印行之之意，唐布者其一，久存者其二，所以紙供沒求其耐久。仿者活到，不必用若羅紋紙，要山種者必非精窮人，每中差數毛者不足以傷其氣。又聞有裝成顏色，成為舊紙之狀者，仿裝工不考而可用紙料不至使紙使脆，幻宜紙似亦可用作牙。

另送百二十張以製要及版，也是最要緊的事，這些畫，書事以表其五後看，了。看近日你心，于古時衣服什意言論矣，印畫改在的事，衣服器具，也錯得甚多，好像話公于裸體模特兒之外，都未留心觀察，然而裸體畫印不佳。中月之東方雜誌（也卷五上後）上有常書鴻所印之「裸女」，若去仿佛奇胸

有特大之乳房一枚，倘是真的，以此者是不常見的。蓋中國藝術家，一向喜歡介紹歐洲九世紀末之怪畫，一怪，即便于胡為，于是畸形怪相，遂滋漫于畫苑。而外一脈，幻以為以革命藝術，都應該大刀闊斧，打破北鼻，凶眼瞎，大拳頭，不然，即是毒族。我這回之印引玉集，大半是在供以取諸公之考攷的，其中多少認真，精密，那有仗着天才，一揮而就的作心，倘有影響，則幸也。

引玉集即三石印，存稿是在上海排好，打了紙板字式的（但他們竟換倒了西文），印，紙，裝訂，連運費在內，共三石二十元（含中國錢），但印中國本刻，恐怕不行。引玉集原圖，本多小塊，所以書不妨小，這回却至少非加大三分之一不可，加大的印價，日甚，且去甚，倘復以多通之。大約每本六十圖，刻書需二元，石二十圖，小兩平，或本在力元至三元半，售價至少也需五元了。

在私家非投稿之下，而所見又不多，這一路，任即去做，守且往，反需不已。枯公塘事即其一，我以為在下之理，以此種辯論，廢時共業，寧不如閑坐也。近來特祖攻擊，慘而母之，假令証我以下此之罪，上不想望辨，而至今上終未見，可見與此輩講理，乃反而上當耳。例如仰下証書，常以紙上畫一烏電，然于人之背上，最好是毫不理睬，若認真與他們辯論自己之非烏電，十物空

是日誌。

小之文在身受其功過，今之私人派病，實因過事崇揚，在不能請者多以打油詩；凡袁宏道本尊日華文，刻卷為字，佳妙，予是而反感隨起。總之，裝腔作勢，是這回的大病根。其病，文人作文，崇人振錫，在是平，常，若照相之證，文人偏要裝作粗人，說什麼「各領帶筆圖」，崇夫刻在柳下捧一本書，裝作「樸柳侯書團」之教，就要令人肉麻。此已非吾，或明，而「論語」及「人問世」作者，必欲作飄忽回放語，以其可以亂也。

但章之改林，則別有故。章偏人信，而林璋偏執，自办刊物，故深恨之，仍因利益而止，且章原差方，因我在外國甚其文之早，而以軍子裁判時方吉而者，止山人也。若山之已五年，文壇之蓮花，實為前山所未見，好像也不似再蓮花。本月文到已見，內容極充實，本行多是了以藉此明白中國人的思想根柢的。以讀，近代文字概括，中平，包布山而秀才欲要之志妹之語，乃上書于乾涸，讀其生力，結果或半殺語。其係明代之世之佳人才子小說，惜結末大不相同耳。清時中國人似並不培自己之為奴一歎。

才山布書區印誌

著安。

己

六月二十夜。

煒春先生：

昨收到惠函，并通承久爱。先时情面碍言，  
多为要耗，我敢令人相信，今见其就军，  
心如释然。来日方长，与期与尔家不同宏  
惜，但日亦刻来必似有法也耳。原爱奉  
送，因出遣失，故以挂镜字上，希  
察收为幸。

才以布复，不迟

特候。

己未年

廿七日



唐弢先生：

来信问我的带件事情之中，关于书籍的，我写信答复，因为向来没有注意过。社会科学书，我是不看中国译本的。但日文的书则喜，这几天可以往中山书店去问来，再通知。这书之因为“浩风”书社，粘在家裏。

日本的翻译界，是很丰富的，他们适宜的人才多，译者也不少，所以著名的作品，我手都找得到译本。我热，冷凌图外，肯仿个别因译本的，恐怕要等日本了。但对于苏联的文学理论的译本，近来却有一个大缺点，即常有删节，甚至于“战争”、“革命”、“言论谁教谁”这些字，也都成为××，看起来很不舒服。

所以，單靠日本文，是不夠的，你首先要弄懂俄文了，總要懂俄文才好。但是，我聽，你這是劃去三年半工夫來（並且不要回數），先學日本文，其間也帶學一點俄文，因為，一者，我們先就沒有一部較好的華俄字典，查生字只好用日本書；二者，他們有專門研究俄文的雜誌，可供參考。

自修的方法，我聽是不大好，因為沒有督促，很容易造成惰性，不如進夜校之較好。我的自修，是却失敗的，但這<sup>也</sup>許因為我太懶之故罷，姑且寫出以備考。

此  
集  
而  
已

晴  
辰

上

七  
日  
廿  
七

Y. Z. 之：

我昨天才將翻譯交卷，今天看了夜哨。

這一編，有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這大約是出于你的預計之外的。

大約預計是要寫趙治勝，以他為中心，展開他內心的和周圍的事件來。然而才一段而寫的甚多，這是不正確，從第二段起以下的事件，倒是寫得生動的。于是倒映上來，便更顯得才一段的不行。

我看這很容易補救，只要反過來，以寫事件為主，而不以趙公為主要角色，就成。那辦法，是將才一段中描寫及解釋趙治勝的文字，再縮短一些，就是減少竭力在寫他個人的痕迹，任好。不過所謂「減少」，是減少字數，也就是用幾句較簡的話，來包括了原來的原文。

山布，而已

時語

L 上

十月廿二

振英先生：

我們很感謝你對於木刻的關心。

木刻為大流之流，所不容忽。所以作者都是生活不似安定的，為了衣食，奔走四方，因此所謂鐵木藝術社者，實無一定的社員，也沒有一定的地址。

這一本木刻紀程，其實是收集了近二年中所得的木刻印成的，比起歷史較久的油畫之類來，成績的確不亞。但都由通信收集，作者與出版者，沒有見過面的最多，所以也難從介紹。主持者是一個不會木刻的人，他只負責付印。

先生有志於木刻，是極好的事，但訪木刻家是

無運的，因為就是已有成績的木刻家，也還在暗中  
摸索。大概木刻的基礎，也還是素描；至於那  
刀，版木，內山書店都有寄售，此外也會非多看  
外國作品，審察其用法而已。參考中國舊有的  
木刻，大約也一定是有益。

這樣的回信，恐怕不能令先滿意，但為種種了性  
而限制，也只好如此，希與 諸君為幸！  
才此布復，明頌

時任

戰木社敬啟

十月二十號

陽夫先生：

素信吳新詩歌第三期已收到，謝；第二期也早收到了。

要我論詩，其如要我講天文一樣，苦于不知怎麼說才好。實在因為素與研究，空口為也。我亦有一個新見，以為剝奪雖有裨於書桌上的和談在舞臺上的兩種，但究以心一種為好；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種，也究以心一種為好；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。沒有節調，沒有終，牠唱不來，唱不來，就化不位，記不位，就不知在人們的腦子裏將舊詩換去，佔了牠的地位。許多人也唱，唱，但這是因為黎錦暉唱了的緣故。大家在唱黎錦暉之所唱，並非唱新詩本身，新詩直到現在，還是在交倒相運。

我以為內容且不說，新詩先要有節調，押大致相近的韻，給大家容易記，又明白，唱流去來。但白話要押韻而不自

與，生疏不容易的，我自己實在不會做，所以各議論。

我不知說有，但說本機也不對，別靈者一點，拍發機候在  
現在這不算難了。不過這幾天不行，且苦一三窮。

罵我之說，倒沒有取人說，那一篇文字幸是先前看過的，也並  
不覺得在罵我，上河之文壇消息家，好造謠言，估仗一二位  
意，正中其計，我也向來不睬的。

才山有也，印既

時後。

已上

十一月一夜

就是我們的同人中，有些人頭腦也在同單，友誼不厚，微風社罵我為「  
欺」，他就老「欺」的記性：「真這也文好」。于是山山看文「文好」二字，  
便以為我是罵我，互相取笑了。這推刑超下歎。但我是不至于連這一  
上辨別力都沒有以，請蒙勿令是為要。

及。

吴衡先生：

今天收到来信，稿子，夜间看完，确实明朗一点，但大致是过洋气的。字句已略加修正。其中的“木目木刻”，改为“木目”，“木目”是日语，不易懂，都改为“木板木刻”了。

插图也以此为例。但我以为“制版”索性不要了，译上“制版”者，原书附上，以便复制，刻法与已述入者都不同的，任予参考。

在所以“制版”不易复制，木板版亦三次，但用印板，三块即可，以此做之色版，制版费就要十之六之，而结果印与印画不同。



野史的兩幅都好，但我以為不如用黎明，因為構圖法較  
光明，而且刻法也可以使讀者參考。

刊刻構圖這不弄都慢，亦可憐那一匹牛，不欠得遠而  
太小，且有些像坐着的了。但全國這有力，下用的  
序文寫了一點，附上。

忽以我中國！上海古言英譯中，我不知了。  
此更不記

晴後。

九上

十月九夜。

母親大人膝下，敬稟者，來信并小包兩個，均于昨日下午收到。這許多東西，海嬰高興得很，他奇怪道：「娘，怎麼會認識我的呢？」

老三剛在晚間來寓，即將他的一份交給他了，滿載而歸，他的孩子們一定很高興的。

給海嬰的外套，此刻剛「丁穿」，內襪成條衣及背心各一件；冬天襪衣一多，即太小，但明年春天送「丁穿」的。他的身材好像比較的高大，昨天量了一量，足有三尺了，而且是上海

舊尺，倘是北京尺，就有三尺三寸。不知道底細的人，都猜他是七歲。

男固甚熟，躺了七八天，學生也看不出什麼毛病，現在好起來了。大約是疲勞之故，和在  
北京與章士釗鬧的時候的病一樣的。勞之為  
法，和別的職業不同，工作的時間總不能每天  
一定，閒起來整天玩，一忙就夜裏也不能多  
睡覺，而且就是不高時候，也不免在想想，  
很容易疲勞的。此後也很想少做點事情，不

這已有這樣的一個局面，想怕也不容易收縮，正如  
洪廷新豐門周家，就心撐<sup>經</sup>這樣的空場面相同。  
至于廣平海晏，都很好，並請勿念。

上海送不見很冷，火爐也未裝，大約至少送下  
以這半個月。

專此布達，恭請

至安！

男  
柳叩上

廣平海晏謹叩

十一月十八日

紙耕先生：

有一位外國女士，她要以其中國左翼作家協會名義，先往巴黎展覽，以至蘇聯，要我通知上海的作者。但我對於繪畫界之惡，所以動紙先生設法，最好將你<sup>作品的</sup>名字<sup>寫在</sup>十<sup>五</sup>以前，送內山書房轉交我，再由我轉交她。

除繪畫外，送法送各種木刻二份。

同樣的信，我送寫了一封給李不務城先生，請你們接洽辦理。但如不便，則不送進行可也。

望即誌

時信。

凡上

十日

齊雲先生：

十七日信收到。那兩篇講演，我決計不要牠，因為雜實濶太甚。大約記者不甚懂我的話，而且意見也不同，所以我认为要緊的，他却忘記或者當你笑話。『革命文字』一詞有幾句簡直和我的話相反，尤其要不得了。這兩個題目，確是字要，我送你以你一遍。

至于江的這批手稿，今冬奉，似乎不必重抄，只要用印本什抄就好了，這批江的稿子，犯上為地舉工夫。但這次重看了一遍，覺得這位鶴西先生，真也太不走明路了。

以此之類，豈不是堪的，最下等的確是心非的所謂『戰方』，因為防不勝防。例如你信之流，我至今還不明白他在什麼意思。為了防心方，我就得格致，不能正對敵人，而且瞻前顧後，於外勢力。身神不好，倒比年輩同伙，和他們不相干，不這我有時

確也慷慨，言語極多，用在正經事上，或儘可以好得多。

中國鄉村和小城市，現在學了許多新東西，我還是喜歡北京，單是那一個圖書館，就可以給我許多便利。但這也祇是一個夢想，多少年已為過去，且要被建，可以推知其它了。所以暫時大  
的也上無妨礙。

先生前信說回家要時遲，我的存摺十二元為記，想未  
是未得及的罷。

由此而達，即此

旅也。

上

肇明先生：

年刊六期

十二日信寄部票一元六角五分，已收到。引玉集之二卷，大约也是去年刻心，没有细看未信的缘故，说正和他们的说清楚。木刻他程，我自己也有，因为当年奉一本，不必何假；张楚木刻集。年久社之木刻集，他们都给了我，我可以解释；至于刻的那些，刻怕难以刻手，但经中多托朋友去问一问，因为我自己是很生疏于上海的局势的。但我得到共先生：要鼓励进步，看在中国人的你也是不行的，因为他们自己这没有缺点；必得看外国名家之作。

良友公司亦有考征策勒木刻力程，不知见过没有？但不可以看，学不得的。

擅长木刻的，廖东野多，我以为最好的是李椿和翟博损；张楚程倾向唯美，我仿其会入怒斥一流。刘况（此外徐玉竹南人）近来想整器造，没有进步；刻印你刻不多见。至于全版全要我代询他们，我实无从问起，因为这是弄木刻的人，没有造话，要我的时候，我不刻的。

先生寄给我的四幅，我不会说谎，据实说，只知弄一种练习。其实，木刻的板板也的也是素描，所以信是你信或明暗没有十分把握，木刻也刻不好。这之幅中，形影的印象，极为模糊，就因为这缘故。我看有特程是刻者有意的保留这艰难的，最艰苦的，是Gorky的服装。  
（他的服装是刻者有意保留的）

特程。

以上

十二月十八夜



李樺先生：

我所知道的通信地址似乎太簡略，不知道此信可曾寄到。

今天得到來信并畫集三年，幸給我這許多作品，真是非常感謝。看展覽會目錄，才曉得原來有了這樣的畫集，但我們却還未知道。論理，以中國之大，應該有一種(多)正、堂、的美術雜誌，一面給外國人以一面，給國內藝術的界友的，但我們沒有，以美術為名的期刊，大概所載的都是紙級趣味之物，這真是奇怪說起。

刻和印刷，工具在國界要，在中國不能得，效果不能如意，也是奇怪的。社會上一般，這不知道(Sticking to the lithography)之名，至于Haw...

等，刻畫怕先不有人提起。但先生的木刻的成績，我以為極好，最好的要推全部小景，這與日本現代有名的木刻家爭美，印景是用德國風的試驗，也有佳例。如塔尖、集業者、手工業者、木刻具、中、鳥的運等，都是很好的。不知道可否由我寄幾幅到新社去，要他們的

必載？自然，一經複製，好書是失掉不少<sup>的</sup>。不過這比沒有好；而且抄相信自己決不至于你今刻由清室聊的刊物去。

北京和天津的木刻情形，我不明白，偶然看見書幅，都照例雅，好像連素描的基礎工夫也沒有修習似的。上海也差不多，而且沒有團體（也很少有團體），做學得很，往，刻了一通，不久就不知道那地方了。我所知道的木刻家中，有羅清揚君，這書學，不淺，他心頭松口中學的教員（也許就是西頭人），不知道加入了沒有？

木刻確已得到多數的支持，但這時候，就要嚴防他的墮落和衰退，尤其是性質，他使木刻的趣味降低，如刻到之變為同流合污的，文明戰一樣。我深希望先生的團體，成為支持和推廣版畫之中心。至于我，刻你是不会的，但何今刻印之類，只要能夠所及，也這要幹下去。

斗此布達，即頌

時安。

海上

十月十八夜。

唐河先生：

收到十一日来信，没有回信地比，先前的我忘记了，现在就用信封，大约也可以收到罢了，我希望你的头此。

至于本版的刊物，也都收到，为一整本，是出于意外的，但在  
这时候，正须小心，要防一哄而散，要防变相和堕落。

那一本月刊，我或者尚能向罢了，不过也没有什么意思。来信说印画用原版，我印木刻记程时也是如此的，不料竟大失败，因为原版多不平，所以用机器印，就有印去或印不去，必须看木板高低之处，用纸在机器上贴高，是特殊，而结果这是不好。所以仿用原版，只以手印为限，此平人工之美，索性用于印，或手摇机印，行如？此一点，终于同印机和印刷局高是好，全刻，全印得不成样子的。

德國木刻，似乎山刻也言說去搜集，他們的新作，曾在上海  
展覽區，我看是頗清沈的。德國版畫，我早有二百餘張，其中  
名作素以二三百，其甚造去其中之木刻六十幅，仿引去集式  
的印，而原作皆大幅（大抵橫向 28cm. 至 40cm.），縮小可惜，印  
得大一點，刻成亦太貴，印不起，所以一直擱到現在的。但我  
想，也不得縮小，所以今年也許印出來。

川流，他種，都可考考，我亦在尋尋，書的切實地地。又用  
佛先生，其心認得最，同樣的書兩本，我想奉託朝交。

山復，印說

晴窗

也上

百十八

河清先生：

十三日信早收到。钱似够通还，那德算是好的，但对于这译本，我之甚不欣赏（装饰也），至多，就用译本上的原版，另印一三批纸纸的自行车，就好。我倒的然把先不促过的那段部，印若干车豪华本在二卷元中未热闹一下。目前日本钱是很便宜了，但我自己却经济状况不高明，且夫也没有。

是书，西洋要我译东西，没有旧书，把现成空说空了，不翻译起来却很难，做了十多天工夫，才把第二章译完，不过二章了，却弄得一身大汗，世相也道是工夫不讨好。所以每月一章，非要大半年苦之了，我看每一章一章，总得化十天工夫。

文人画家，书店不会承印的，不会大约只是一句推托的话。倘若全套，化东钱更多，他们肯印么？那时有那特理由：印。你家和出版社的意见不会相合，他们的理想是，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但任你家的作硬，那钱也还少，读草而已。

所以我为印行画象的最下等的办法，也自有自己印，缩小地，聊胜于无。不过今年的书业也似乎真的不是元，我的版税，被拖欠得很久了。一方面，看看广告，就知道大小书店，都在竭力设法，用大部头书或大部头的书，吸引读者的视线，但匪以乾的时候，恐怕也不远了。但好装订的书，我便送他印地几本。

刘先生的论，写了两篇，都是无标题的东西，抄去至于犯之。明天清抄号考。同时考上几次全译稿一份，乞转交。又左

勤光小说一篇，译名杜希林水译文，我抄好在手教不多，就给他

以上三篇。以下的鼓励去几个新的译去来。

我查过的插图，要寄信回上海十送出去，他如有，我抄给他直接

送至文学社，照本心送给他。

才以布复，印次

特送

上

三月十六夜

慈庸先生：

二十日信收到。信中原年，的確做的好，但那腎臟病的觀察的最初的幸功，我究竟莫名其妙，其些些「呢」，還是不？這有，是說把這事少當佳，祇在滿意這一二，也有不自然。此外都不足。

至于那些流定，實在都一樣——連畢路巧夫。我竟得外國孩子，實在比中國的純粹，簡單，中國的總有些氣味。

不夠精，我記得是北方的通行話，但南方人不懂，其詞句北人不懂的，在南方，此物也有何異人學之其意，不知是下用的。

序文做下，他，不過信是不同是書的書，不能做活死種活氣，冷僻搭戲，亦的要被抽去也說不盡。做起來，這也給我看一看稿子，轉為切實，主要任中祇在書意意文好。

山真，中必

春候。

上

二月二十二日

彭琴民君：

三月廿七日的信，我收到了，雖然也刺了我刺，但總算很快。

我看你的爹爹，人是好的，不過記憶性差一點。他自己的時候，一輩子是不喜歡同在家里子裏的，不過後來忘記那時的苦痛了，却未同自己的孩子。但以前該不再同你爭辯；隨他去罷。我希望你們有化性，將來上了年紀，不要再隨便打孩子。不過孩子也會有錯處的，要好好的對他說。

你的六叔更其好，一年沒有信息，使我心裏有些不安。但是他太性急了一些，拿我的那些書給二到二十歲的青年看，是不相宜的，要上三十歲，才很容易看懂。不過他也看了，我也不必再說什麼。你們所要的兩本書，我已找去，明天去託書店掛號寄上，另一本德、日、雜法。雜誌的內容，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可怕，但有的照片總是不好，做事總是不好的，所以就不寄下去了。

這有一本引玉集，是木刻畫，二因為我印的，所以明徑寄上，下以大家看一看。如如果給我信。由這書末頁上所寫的信寄到，較為妥當。

一張照相，就夾在引玉集的紙夾裏。這大約是四五年前照着的，初的沒有，因為我本大氣看自己的臉，所以不常照。現在你看，不是也好像要麼麼待孩子似的相貌嗎？還是不要掛，收在抽屜裏罷。



問我看什麼書好，可使我有些為難。現在印冷孩子們看的書很多，但因為我不研究經學文字，所以沒有留心；據看見過的說起來，看了會害的交不好，有些却簡直是講空話。以後我想留心一點，如果看見好的，請再通知。但我的意思，是為你們不要專門看文字，囿于科學的書（自然科學信有趣而容易懂的）以及游記之類，也應該看一的。

最近有譯文已經復刊，其中雖不見是經學篇，可看，但為一本裏的共載遠方，是極好的。價錢也不貴，半年一本，一元二角，這在北平該容易買到。

這有一件事我告訴你：魚的悲哀是我做的，也許是我譯的罷，你的先生沒有什麼楚。但這不同緊要，也隨他去。

我很贊成你們再在北平留兩年，我也住過十七年，很喜歡北平。現在是走開了十年了，也想去看，不過辦不到，原因，我想，你們是明白的。

好了，再送，祝

你們進步。

魯迅

四月二夜。

聚仁先生：

三日八日的信，都已收到；這種三則也談過了，我覺得這回比為二期話還些。廣州外務，可以打破軍調，是好的，但看這却是苦事，有些也許要動筆校對一二，那裏，仍舊有許多工夫化費在那上面，于編者是有損的。

那一篇文章，因為不知一正為下去，又難以遂心而談，真弄得套話蛇尾，同和原其大為議論，但知天以心，竟急，的結束了。那些維持現狀的先生們，親的平和，竟乃進步的大害。最下等的，是他們對於這話錯定的，言下如何，毫無改革之意，只在防患未然，不許「新話」，寧保護「舊話」，這是不下矣。

老兄在信存在現狀，連在里屋手同一個窗也不肯，這有種不下用的理由，但倘有人要來運屋頂也掀掉她，他這才說死晚散，從後調解，折中之心，許同一個窗，但總在現狀把地塞起來。

集外集二校送沒有到，但我想可以不必等我看過，這才打稿了，送這塊印出的好，否則，郵件往來，又正許多日子。我在西歐川到影，因為重排序文，往來，从去年底到現在，才弄辦妥，是一個月。一個人活五六十歲，在中國實在做不了什麼事來（但英雄除外），友人想成化或者也是不從心的。

集外集付裝訂時，正正給我留十本不切邊的。我去年初的毛邊竟，是今年明正正沒有收。但大麻煩，那就了，中且裝訂你也未必肯收，他們是反對毛邊的。

陳先生的畫與詩，請寄給我，他日印成集時，也許可以把他印出來，而流物的四個編輯室，並希欠字為幸。

可山布復，三誌

吳安

已上

甲日十

嚴琴民君：

昨天收到十日來信，知道那些書已經收到，我也放心了。你從專愛看我的書，那也許是我常論情事的緣故。不過只看一個人的著作，結果是不太好的：你既得不到多方面的優點。必須如蜜蜂一樣，採過許多花，這才能釀出蜜來，倘若叮在一處，所得就非常有限，枯燥了。

專看文字書，也不好的。光看文字書，往往一厭惡教字，理化，史地，生物學，以為這些都言之重輕，以未變成常識也沒有，研究文字固然不明白，自己做起文章來也胡塗，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放開科學，一味鑽在文字裏。譬如說罷，古人看見月缺花殘，黯然而下，是下愁的，他那時<sup>心</sup>然科學還不曾發達，自然不明白這只是自然現象。但如果現在的人還要下淚，那他就是<sup>胡</sup>塗。不過我向來沒有留心兒童讀物，所以現在說不出那些書合適，同胡君衣友版的通俗科學書，也許有幾種，儘調查一下再說回好。

其次是以看、世界旅行記，藉此我知道各處的人情風俗和物產。我不知這你們看不看電影；我是看的，但不看什麼，看美，得感之類，是看關於非洲和南美洲之類的片子，因為我想自己將來必到非洲或南美洲去，以

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識了。

说起桃花来，我在上海也看见了。我不知是你到过上海没有？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，院子大，上海的房屋却是直立的，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。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塊泥土，去年种了一株桃花，不料今年竟也同起来，虽然少得很，但总算已经看见了。至于看桃花的名所，是龍華，也有塔場，我有好几个朋友就住在那裏面，所以我是不知道的。

我的信如果要发表，且有发表的地方，我下以同意。我们不是没有说什么不好共人的话么？如果有，就发吧，就不怕发表。

照了，我要通知你一件你疏忽了的地方。你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，拿高错自己名字的人，是很少的，所以这是告诉了你所要做的名。还有，我看你是看了。男女生活。真的一篇。同于小孩子的，是不好的。

就这样的结束吧。祝

你们好。

鲁迅

九月十五夜

劉軍  
情冷 2:

十六日信早收到。今年北方以流行感冒特別的多，以上這期以來，寫中之病的已有許一個人了，但她今天說沒有氣力；我最早病，但也最先好，今天比平常一樣了。

幫朋友的忙，幫到後來，忙了自已，這是最要遇到的。他的朋友流入大學，必是設法分予，那他一定有道理，如情面說之類。我的經驗，是人未要我幫忙時，他用「互助論」，一到不用，或要以幫助，就用「進化論的生存競爭說」；而我的衣服，倘向他未送，他就說我是「個人主義」，自私自利，無善濟很。你必一对照，其令人要笑起來，但此却一本正經，說得一點也不自愧。

我看中國有許多新派分子，講重用水種等說和道理，未教飾自己的行為，其實却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，凡有被他遇見的，都用你這類的材料，一談談過去，像白蟻一樣，而遺留下來的，却不止一條排隊的蟲，終之上述類的東西一多，社會是要糟的。

我的文章，也许心二心集中比較鋒利，因為後來有了新經驗，不高興做）。敵人不是想，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，是反軍中的彼此不未來的犧牲；受傷之心，同一營壘中的快走的危險。因此，仿受了傷，就得到入山林，自己祇乾，禁於，給誰也不知道。我以為這境遇，是可怕的。我倒沒有什麼灰心，大概休息一會，就仍然站起來，然而為係終是也有影響，但毀于文章上，連自己也覺得這未這這，冷，的時候多了。

權花同已素極重老命通過，若多之似於。前天看見大白度生，有兩篇一同發表，不知這這這這了稿是沒有？

每隻三三

漁社

餘上

近來北方以政府尚有一個認識我的筆迹的人，凡有書去書籍，俱是我寫封面的，他就特別那同來看，弄得一塌糊塗。但對於信札，為係這不這這。嗚呼，人面如狗，何其多乎！

又及

清松先生：

三月二十一、四月六、二十二日三出，均信先生收到。本刻四本已  
由妻友交来，祈……是 *Ertinger* 的，与于侯中无与，至于高氏，  
外因一向无言信札往送，亦好无与了。言信之事，一之二角似略  
差，已与妻友商之，以为交中一之了。

蒙允为抄作初图甚感，但近年所抄，都是译译及评论，以说之已  
没有了。清也一向不留意，候先生端示大德，实在是一同归于尽  
而已。

张君先生素布信来，不知其其通信地址，希好抄寄，殊不  
安，仅中之以地址欠方为感。

匆布，而改

清松。

西上

五月三日



少麒先生：

五月二十八日的信早收到。文務、字木刻七幅，內表也收到了。

太偉大的變動，我們會無力表現的，不過這也必須悲觀，我們即使不能表現他的全盤，我們可以表現他的了角，巨大的建築，總是一木一石疊起來的，我們何物做，這一木一石呢？我特常常做些石礫事，就是為此。

「連環圖畫」確對於大家有益，但首先要看是怎樣的圖畫。也就是首先要看這畫是給那一種人看的，而構圖，刻法，因而不同。現在的木刻，這是對於知識者而作的居多，所以仿用這刻法于連環圖畫，一般的民衆是看不懂。

看畫也要訓練。十九世紀末的那一畫派，不必說了。就是極平常的幼稚園圖，我曾經給向來沒有見過國畫的村人看，他們也不懂。主體的東西變成平面，他們就象想不到會有這等

事。所以我说立刻送送图画，要多采用画法。

文章应该怎么做，我说不出来，因为自己的作文，是由于多看和练习，所以画心法或方法的。

那篇《烟工人》高深也还不懂，六日太太高高兴兴，然而这是实际所有，也没法子。这几天我也写信给良友公司的，新小说，看什么出来，因为近来上海所有检查，真是厉害之极。这有，共患难，所以正何一好一幅，是考给文字多，仿检查皮小认识里小瓶上的是我画的，那该是丁以登出的。

青山布景·三三

特语

上

六月二十九日。

再：附上给唐英伟先生的信，因为把他的通信地址送去了，已  
转寄为感。

又及。

吳偉先生：

二月一日信早收到，李宜集也收到了。先生是現在的通儒，和古代的師承不同，我看是不成問題的。

現在主要有人做一件事，總說有人拿了大道理來非難的，例如問「木刻的最小的目的與價值」就是。這問題之不能答覆，和不能答覆「人的最小時目的和價值」一樣。但我想：人是此化的長途上的一個階段，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，牠在這長途上承担着任務，如成奮鬥，向上，美化的這種行動。至於木刻，人生，宇宙的最終，究竟是怎樣呢，現在這沒有人能夠答覆。也許永久，也許滅亡。但我們之所以因為「也許滅亡」就不做，正如我們知道人的本身一定，要死，却還要喫飯也。

但我看，李宜集「的刻法，是要懂得一些木刻的人，看起來才有意義的，對於美術沒有訓練的人，他不會懂。先生說習中國畫，不知中國畫不刻，為大宗所看慣的刻法中，有可以標本的沒有？

了。在那裏，我也已給他一封信，這派的事，可以不必提了。

特復。

這上

廿廿九。

刘先生：

廿二信并书一包，均已收到。又于亨勃尔说一序，内有金人译文一篇，不知收到否。亨勃尔序的稿子，来信说要公，但九月来不及，迟待十月，一信躬之。二友也有信来，今北上。亦盼太，的稿子已回来了，他信“稍弱”，也译的差不多错。侯中拟交胡，拿到归女士信去音，信不，未交，此外稿起来了。

凡说空以者的东，说不足，不还是为真作者，他素，要共一大套译论，而正与俄论，下真是难译，把他写的什么法，非。这四阿样的德译东，而我的德文程度又差，错误一定不免，不因此起英译东的删节，日译东的错译更多来，也许好一些。至于奥罗夫端的译者，道是一位名人，但他大的太用力于空论了，翻译就不大高明。

我看用我在此外国的谁，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彼此的语境是不相同。苏打夫的书，是那时俄国的空东主义已考虑了，而正时候，我正在这封建社会里做少爺。看不起俄，也是那时的所谓“读书人子弟”的通性。我的想文是做出的，到又就才弄下来，所以其甚，前那三子弟，不这样很感。

謝我父親的存心（他不會賺錢）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。因為我自己也是  
恆的出身，明白底因，所以刻的存心子弟的些微你愁，和累若子弟之自鳴  
風雅，給我一辭刻，他的便身得一飲坐地，我好像一個「戰士」了。使我自己說，她  
大約也這是一箇改存心，不這思想較刻也時常也到別人和將來，因此也比較  
的不好，自和自利而已。至于高富甚，那是偉大的，我看多人了此。

第一喪音心一輩，古板喪失望的，自然不好用，定對付。我的母親是很愛我  
的，但用在一處，有些地方她也有習慣。高兒心一樣，沒有好法子也。

又她起來，麻子也多了，但沒有先一願定。孩子們的禮團中，一共若有  
十多個，所以這二十個混雜，其素也，不過每一去同一個個位頭，好給我  
淨下。不這我在擔心，怕將來會<sup>(這)</sup>他是誰的孩子。他現在這不說我名字，  
一知道，也也許說去去的。

山集，而法

像方。

像上

八日女

十一日住的到。三部的事情，我幾乎可以無須思索，說去我的意見表，是：現在不必進去。最初的事，說起來話長了，不論它；就是這幾年，我覺得這是在外圍的人們裏，去我個別作業，有一些新鮮的成績，一到黨而去，即臨在言聊的條件中，言辭多息。以我自己而言，總覺得傳了一信做來，有一個工頭在背心用鞭子打我，無論我去樣地動，也是打，而我回沒有問自己的錯處時，他卻把手裏氣的說：我做這好極了，他和我感情好極了，今天，氣冷……。其實，令我手足言措，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，對於外國人，我避而不談，不信已時，就撒謊。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。

我的這意見，以元帥看來，一言是雷吹（但我和他的感情一定的回從嚴的），但我確信我是對的。將來通盤算算再起來，一定這是我我的計畫或遠好。現在元帥和「懺悔者」的頭緒加緊（所以他們的法，在我們這裏有作用），進攻的陣線在展開，其不不知時才見時明。倘使削弱外國的力量，那是其可以什麼也沒有。

這冊的文章，主要的部分，是在給他們的國內的人看的，查這些老有，借什麼  
愁的氣味。其實，我的本意，是自由許多，查這年的空想來的，他一看到看出  
來了，在我們這裏，即的乎有人注意，這其之例不，或忙什之。李才正在和我  
通信，說他並非，那一則，我稿是被拉，我也回答過他幾句，但歸松結蒂，我  
們恐怕他是不好的，目前也不過，今天，氣哈：——「空」。

我到這蘇俄的皇宮，却未見過現任的皇宮，現在又沒有了林見之樂，機會，  
但其之，可法要法來了，那時法爾。我們大約一定要做第二，第三……試：也如  
木屑已不能，借俄十元之，當于那時空之，機本共有三下，這帶二三十下未，  
我可以再與之者佳。

今天要給劉做論壇，明知不做第二，第三，却仍得學狀元捧場，一面又要  
及第三種人，不似李羽，此所謂，要上查老連——有苦說不出也。

于山布達，即後

「空」安。

接上

九百十下

雙君先生：

八月十一日信，均已收到；第一回也收到的，因為我對於詩是外行，所以未加印費，後來就被別的雜事分山岡，壓下了。

現在也這是一樣：我對於詩一向未加研究過，實在不能從這些什麼。我以為隨便作詩，是辦不好的。但這回所說的兩個問題，我以為先生的主張，和我的意見並不兩樣，這些意見，也不另，碎的發表。其實，以上三點，詩是詩，如果用進去還是好詩，用上可，仍是壞詩，而和用不用都無異。譬如文字與宣傳，原不這說：凡有文字，都是宣傳，因為其中總不免佈着什麼，但從來就有人解為文字必須故意做成宣傳文字的樣子了。詩心用此說，其誤正等。詩須有形式，要易記，易懂，易唱，動聽，但格式不要太嚴，要有韻，但不必依舊詩韻，只要順口就好。



劍英先生：

惠函收到。倘自由集中之文章，誠如素信所說，大概若  
未送印，而未版印，已被禁止，強可矣。今已托書衣主上  
一冊，似又未有准風月讀一冊，明徑一保等類。二者皆手段  
所有，望勿誤來，請勿以代價主下為要。

我的意見，都性漢寫去，至言秘策在胸，所以，人生計  
劃，言言不同。總而言之，我的意思甚淺顯：隨時為  
大家起見，得近利益就好。

我的通信處是：上海北四川路底，內山書衣軒。

此布復，即頌

時安。

魯迅

三月廿九日

世珍兄：

四日信收到。岑陈二兄尚未见过，想这在途中。

那一封信，我看不必回（复），因为道与回话要论。

译文有译刊的希望。道方也大有发表的可能，所以插画希印寄来，或寄书来，由山家照出，再印奉送亦可。最好能在本月底或下月初能收到书或照片。

翻印的一批人，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；这里又有一批人，是印“进东”的这三回回，使物我的创作都送在他那边去（译了）。不过现在影响送小，再下去，就另另想生活法。

回忆境的一幅，是一九〇七年作，到今年足三十岁了，除翻译不译外，共有二百万字，现在译成一部（四十卷），印它几部，以作纪念，且于版历版的人，也有译与之意。不过山子译卷浩大，大约不过空想而已。

我们都好的，下拜会。

于山布复，三拜

春禧。

于山布上

二月十日

付任先生：

蒙惠函，謹悉。望琴的筆記，是被官办的檢查處刪去的，去年上海有這  
麼一個機關，專司秘密歷史之論，出版之書，無不遭其暗中殘殺，直到北  
軍這的發生事件，被日本所擄捕，這才暗撤消。望琴的序文，也在此，  
我早向妻說過幾次，終于不補。

高爾基文集則我所譯，係妻在北平廣告，此書不久亦有好譯本出版，頗可歡  
喜，斯論等之印，世以精罕。我所譯書的書，列於供上，凡編譯的，惟引云集，  
約翰·孔現等之譯尚佳，別的皆較舊，失了時效，或不足現，其實不必看的。  
關於研究文字的事，真是苦惱你，自從起，外國文却非精通不可，至少一個，  
吳德日都可，所更好。這並不難，當年記憶好，日記生字數個，常看書，不  
要開到，積之五年，一定能夠看書的程度的。  
這層一多，便能從前因之必果，我的強例時，有驗，亦不迷由此一語，但近來  
文個日益，雖有所感，也不和讀者相見了。

每以奉復，這話

春禧

上

二月九夜

聚仁先生：

奉惠函，已得昨曾答覆一信，頃又得九日手書，莫以詳情見告。我看這不過是一點小事情，一過也就罷了。

我不會誤會先生，自己年紀大了，但也覺年華過逝，所以明白去年的不假前心，激烈的感情，也瞭解中年的懷着同情，却又不似有所虧損的苦心孤詣。現在的許多論說，多說我會若睚眦，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比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，就成友或成仇的人。我這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，要正就在飛山時小節而取其大。

海燕雖然是文藝刊物，但我看前座的別種是很多的，大抵因並不在內容，而在作者。說內容沒有什麼，就可以平安，那是不能求之于現在的中國的事。其實，捕房的特別注意這刊物，是大有可笑的理由的。

專此奉復，並頌

著安。

己上

二月二十一日

徐先生：

十九日信收到。那一回甚信你，也看见先生的文章了，我是不赞成。我以为那弊病也在~~此~~小说那<sup>为</sup>个人的自况的老看法。小说也如绘画一样，有模棱究竟，我从来不用某一整团，但一收一放，便不免和某一个相似，你使言一和他人相似~~不~~，而非具体化了的作品，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刻画，把，出国封闭了。至于这些事，说起来话长，我收来也许为之一点~~是~~包。

那，出国，甚然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，结束的~~国~~尹喜的几句话，是你者的本意，这种，大而~~高~~的~~思~~想素，是不中用的，我对于他毫无同情，描摹上也加以~~漫~~画化，将他逼出去。现在反使，热的~~老~~年~~看~~法~~实~~，这是我的共叙。但大公报的一点~~个~~信，他是看去了你者的用意的。

我于二十一日(星期五)午二时，写在~~书~~本~~上~~。

于山布复，即頌

特返。

已上

二月二十下

國華先生：

頃收到來信。世思父子全集。一帙。我並非要研究霍氏作品，不過為了解釋我幅繪畫，必須看一看。做上，所以看這一帙已經敷用，不要厚又全集，也不要引種譯本了。

英譯，是以此。並非急需，不必特地搜尋，只要便中看見，略略下就好。德譯本，曾見過，大約也是全部十本，如每本不過三、四、五，後代購這套下，另隨時留心缺本，有則購，為好。

刁布集，三卷

時經。

魯迅

三月二十一日

曹白先生：

二十三日的信和本刊一幅都收到。中国的本刊原定会同造了，但山不转水转，好信为同会而未到似的。其实是在该由山亮生一个图说，每月或每季出版你二。糖是之心，本一期刊，这才可以使大家互相鼓舞，得到进步。

我的生活其实并不苦。脸色不好，是因为二十岁就生了甲病，那时有钱医治，拖成慢性，后来交与法下世了。

苏联的纸是确实大款，但其中这未完全，有幾個有你的名字，都没有作工。最近听说有书店印出此，倘使印刷不壞，是于中国有益的。

你所要的面積書，聽說某店已收板匠給有老翁，燒掉了，所以已沒得買。即有，此相也來，取不上拿于做苦工活來的錢去買他。我這里還有，可以奉送，書社在書衣裏，取上一條，

候中持侍去取，他們會付給的（但是如日午心一至六五點半業）  
中又有說一本是形去的。又引玉集一本，上蘇聯版畫，其中教  
幅，上在這回展覽。書由日本印來，印上高佳，看未信得氣，  
（信上有下這人，主要正我）  
的未見過）一信奉送。再版畫完心，印上版了。他在正在計  
畫另印一本木刻，也是蘇聯的，約六十幅，叫作北花集。

人生放在實在，但我們總要採取光明，即使自己遇不到，也  
可以留給後來的。我們這樣的話下去罷。

但是我們手感於太陽。所以我應該特別表明，我目前從  
濟並不困難，這我早書，是毫不影響的，萬不要以為我有  
什麼困難了。

才出版，即

特

已上

三月廿六夜



朗西先生：

珂勒惠支版畫選集，序二篇之心，概用白筆署名，今序上子稿，之是神代製鐸版，製成必版留了數，序下印本，當于校時粘入，由先生并版交與印刷局也。

專此布達，三頌

春祺。

魯上

五月廿九夜

由白先生：

五日信收到。行史文字，不惟一种外国文，且非常不便的。日文雅名词与中国大不相同。但要深通日语，仍非三九年之下。而且他们自己言大译家，近来似乎亡了，犯不着。英国古力古似表，而且他们能经国，不大肯翻译外国的工作。美国较多，但著作甚。我以为日语似乎近法文，不如此等法文。因为：一、语汇起来，究竟比完全初学似乎；二、他们近来颇翻译外国的工作；三、他们现在就有大译家，如雅南、比德，你二子读者有见也。

但多外国文译每日之教下，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，要硬看。比如一本是，拿来看，一面翻生字，记文法，到看完，自然不大懂，便放下，再看别的。数月或半年之心，再看前一本，一定比才一次懂得多。这是小窍门译一核的方法。

比说查字典，白纸印书已订好，包着放在桌底里，纸搭附要书取为要。

斗山布道，中译。

特译。

白生

五月八日

時政先生：

十五的信，二十五收到了，是正動了十天。作家協會已改名文藝家協會，<sup>否</sup>起人有種。我看他們倒惡之兒沒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圖，不過又創想由山上改名，或者想由山說一個深，或刻意不送敷衍面子，因為倘有人用大招牌來請做發起人，而竟拒絕，是會得到很大的罪名的，即如我印其一例。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聰明，就登上一個姓名，捲了他卷了也什麼，他，像不卷一樣。

我看你世道加入的好，一個未經世故的青年，其可以放過得若癩的。加入以後，倒未必有什麼大麻煩，無非幫一兩個孩子去攻擊某人，抬高某人，或者做些接應力的工作，以及駁些信言。國防文字的似此是不会有，此不過改打行人何派反對國防文學，罪大惡極，這樣糾纏下去，一直弄到自己言聊，讀者言聊，于是在言聲言其中完結。似使中途未了壓迫，那麼，指導的英雄一定首先請聲匿迹，或者聲明脫黨，和社會更不相干了。

冷寂是上海，你家的特色，我有一大批按在这里，现在一生病，修心，要把它不去去来，给大家看。即如最近，你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「理想的奴才」，而另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：他们以为我不认识那一枚冷寂是谁射的。你可以和人家接触，就会明白的更多。

这要放冷寂的病根，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，要靠计策，要靠作家的。所以有一件事，我想借此来告诉谁，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。姓之之这益之大效，因此在上海，竟很多的人支持三力年的作家。例如「作家月刊」，原是一个高办的东西，而此文却同被的找同法，它的盛衰，是和「四防文学」无异同什的，而他们竟有说以此为重，即下见其毫无眼走，也没有自信力。

「作家月刊」找同法，即言两情，不意，但我却有一点点不高，因为他们从「作家月刊」上竟不取我的抗议，一定要把我的作品放在为一片。

我初接近我的青年，是不想到他，如「不好」的。如果已往，去做什么的人看，不是已经接近了吗？黄先生到我寓住的这特候为止，好好的活着，但于心不。

真此即复，中佳

日安。

粵已

二月二十号

(但我其不知道在这些人为什么在去改道这种程序。)

母親大人膝下弟等者。不孝信件。已將兩月了。其間更託老三代陳  
六郎。同早亡達斡。男自五月十六日起。突然昏厥。加以氣喘。從此自見  
沉重。至月底。殆近危陰。幸一二日。中見轉機。而亦始終不退。到七  
月初。乃用透物電光照視肺部。始知男是從少年時即有肺病至  
少曾若病兩次。又曾生重症助膜炎一次。現助膜變厚。至于不通電氣。  
但當時竟無之醫治。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全愈者。蓋身神底十粒。其切  
也。也今年老。神力已衰。於舊病一若。遂竟纏綿至此。近日病狀。幾乎退  
盡。胃口早已復元。臉色亦早恢復。惟每日仍甚熱。但不高。如凡生肺病  
的人。無不以山。醫生每日未注射。標云數日。即可不若。而且再過兩星期。也  
可以清心爽氣了。所以病已向愈。弟等勿念為要。

海嬰已於一月在勿雅園畢業。共學六不過。山中多游浮。懶懶福。勤勤而止。  
弟山布達本誌。

金安。

男柳仰上

庚午年夏月

七月六日

出秋兒：

事情真古怪的，滿江的秀波集稿字到時，  
我已經連文章也寫了，字更不會寫，靜兒由廣  
過慮，不把其任中軒達，不知其起過否。

其間我手要忙，但終于好起來，所以大約可免危險。

學生說要到北平養。他的六月天，信早到。重島  
才好，但地方小，容易為人認識，不相宜；想台句每日  
氣候變化太多，<sup>世</sup>。現在，想到日本去，但似言上話，  
也未可必，於總不言之。這沒有定。

現在以不心，就其推，這不知誰同醫生，可以以怕  
總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，才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滬。

些。我教最好的是長崎，因為澳一哥國外。而知道我兒  
少，可以安靜些。雜東家近，交不好。新甲的問題交  
是能去上流。那時再看罷。

現在這未修之功，你的稿子，只好等秋末再說  
了。

可山弟這，也改

晴海。

樹上。

七月十日

金考人均此致候 金部切吉

明甫先生：

十二日信收到。紀念文不做了，一者生病，二者沒有準備。我是以校何君的翻譯，才看高的以下的。

「文學」字照原門拆法，是不可以這樣做的。

說到錢神，其也麻煩，師部大約共一段落了，所以膜炎係瞎子，這在你怪。要再注村一呈則看。大約這里的法係本非有利之病，而不能完全不同不同。也是使病纏綿之道。我看位在上海，總是不好的。

述林下卷校核，七六一來，十大一來，現在一弄，未辦的也不過三十多上上下下了。前天喜上香村，託其催催，于二十日已排成。至今考卷說不可之出，大約是做活到好。那麼，上卷也可以在我離這區之前，寫去計印。

才此市復，印法。

吳安。

樹平

八月十三日



齊生先生：

二月廿八日收到。我這次所患的，的確是肺病，而且是大葉性  
畏懼的肺結核，我們結交至今已經有二十多年了，其間也幾  
五回，但我之太喜歡壞病，也超漠視生命，漫然處之，所以也幾  
半沒有人知道。這一回，也為了年齡關係，沒有先前那樣的  
容易制止和恢復了，又加以胸膈病，遂至纏綿了三四  
月，這不能停止出版業。但也許就可停止了罷。

我的文字工作，和這病最不相宜，我今年自不強壯，也  
寫得很少，想擺脫一切，休息若干時，專心翻譯糊口。  
不料這病是苦病，而且正因為不入協會，羣化就大佈  
圍剿陣，徐想庸也明白我不久之前，病得要死，却  
雄起，首先打上的末也。

他的變化，倒不是平。前此時，是他自己大碰釘子的時  
候，所以是這說我的人不少，現在却已出文藝家協會理事  
。文學界。編輯，這有。實際解決。多方，不但自己主裏  
捏着釘子，而<sup>也</sup>許是別人的材料釘了，其和氣，卷之移  
碑，現在之說這我。不對。又弄。如長亞方的傾  
向。若謂緣然，原不足為異的。

其要，寫這信的確是比一個，却代表着某一羣，試一  
細讀，看那口氣，印了了然。因此我以為更有共同答  
案之必要。倘只我們這個人回事，言同大同，創  
行必在刊物上，謀一我。先生慮此事，徒為精力，  
實不序也，投一毛輝，下使伏在大毒好落下的<sup>魔</sup>。

嘴脛<sup>畢</sup>現，試看近日上海小報之類，以種效驗之極  
昭然，他們到底將在大家的眼前示以本相。

版畫集在病中印成，照錄殊不能周到，印數  
又少，不久便盡，書亦也不存一本了，無以奉呈，  
甚歉。

專此布復，是佳

暑安。

真旦

八月廿八日

再：沈學師不許我見友和寫信，倘助金，勿掛軀地痛養  
數星期，所以十月初前，大約不能相晤，以不悖也。

孙尚先生：

来信收到。

肺病又为感冒，真是不大好，但我希望感冒是

不久就可以痊愈好的。

有做五十字，初在书店买。今附上一纸，其  
请转交，前书一纸为荷。

寸步常集，不致

晴庭。

徐上

十月六日

曹白先生：

我总不是提倡读原和译。这要看地位和年纪。三非老年，或难着手而以抄写者自始，却所知甚少，这才谓之读原或译。若是这在全书全途中的老年，必不致受这平论的。我总向老实话讲：我所遇见的随便读的老年，我很少失望过，但幸啦，一大套口说理论的作家，我却老说他在抄书和抄书。

现实中的论文，有些比较高，有些是上谈学院中的人所说的，因此不免有学者架子，原上序于，最懂这一类的，但译这类文章，似如史铁观之译楚者，中间尚与第二人，单是为此，就觉得他死译可惜，似二懂十之六，我总，不看懂也是一个原因。不过这原是一点文献，是即入门者，所以看这这觉得不甚有把握，也总不是怪。

述林。是紀念的意義<sup>甚</sup>多，所以竭力保存原樣，譯名不加統一，原文也不注了，有些誤處，我也置之不<sup>以</sup>正——這怕來中國的公認學院來辦罷。上卷插图之誤，說起來，好看，下卷有正誤的。

有喜歡的事，空言譏罵，是很不舒服的，我幼小時常有山苦，雖然那時的書每部也不過四五十字。我的朋友張君山書，可說也述林的<sup>之</sup>正，這是這他最，似此上一信，之任中佳。取。

病送不曾離用我，所以信寫得這樣了，以為收束。

刁山不復，<sup>之</sup>正

特送。

上 十月十五夜。

伯簡之：九月三十日清早到，又應戎忙，遂獲答復。夏回乍微，延暑而  
病不脫體，未始離用醫生，遂上不能離別上海，惟再已至晚秋，倘一心藥，  
仍且甚延。蓋胃脘外肺病已愈，今胃上好，始敢以煙。然山膠之遠，予  
性命之幸也。近仍在交際，要亦訪之，終較夏回差勝矣。我輩  
于世故，本懶于取回事，才事勸譯，藉以糊口。故平年似及幾之多，健  
嬰大病，校川數月，亦以家以具裕隱去之快。竟乘回潮，相之十出次，  
乘我危難，大肆攻擊。予坐停枕，箱，教以恭辭，一嘗雅摺名，然寧  
予人心有實，先始未見上海文風，近數年來，竟<sup>不</sup>得有人氣也。今年由  
教人專潔印心在選署，<sup>一為紀念，</sup>已成上卷，日內予說書者三三上，至而察以，  
其下卷已校畢，年內予了些成可，予一布達，三以

晴後。

札友

十月十五夜。

老 飯 能 下:

上 部 少 下 部 中 部 又 部 各 々 八 分 五 分 三 分 二 分 一 分  
中 時 区 へ 均 等 子 七 分 之 末 十 分 九 分 八 分 七 分 六 分 五 分 四 分 三 分 二 分 一 分  
師 範 中 中 し 中 又 電 話 之 経 済 之 生 之 扱 之 扱  
下 部 之 早 速 三 分 下 部 之 扱 之 扱

竹 抄 之

し 扱

十 十 十